



试剪头刀韭

■ 安徽亳州 过传之

民间俗语说：“香椿芽、头刀韭、顶花的黄瓜、谢花的藕”，囊括了民间四道时鲜蔬菜，一般人难得一尝。

四鲜虽难得一尝，却都是民间风物，并非像山珍野味那样难以企及。但想吃上一口，除了要有等待节气转变的耐心，还要你是一个勤快人。比如想吃头刀韭，最起码你要开辟一处自家的小菜园，在之前就种好一畦或几畦韭菜，并且要不断打理，付出一些心力和汗水。当韭菜成活了，长旺了，就能等着采割来年的头刀韭了。可见，头刀韭是人们舌尖上的惊艳。

经冬的韭菜，粗实的根茎藏在泥土里，看上去一片萧索。当东风吹来，伴着一场绵柔的夜雨，韭菜就争先恐后地萌发了。刚钻出老根的韭芽是鹅黄鲜嫩的，接着一寸寸长高，吐出肥厚、翠绿的叶片，顶着露水，水灵灵的，像袅袅婷婷的小姑娘，叶下的老根也变得紫红起来。这时的韭菜，根茎粗壮，韭香浓厚，辣味较重，味道十分鲜美，头一茬采割上桌，就是老饕们的最爱。

古人最懂得欣赏头刀韭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“正月葱，二月韭。”就是说农历二月的韭菜最适合食用，可增长体力并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利于人体健康。六朝的文惠太子曾问周颙，蔬食何味最胜？答曰：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”这里的早韭，当然包括头刀韭，古人把它列为五菜之首、时蔬上品，并非空穴来风。

头刀韭最惹人诗兴。杜甫在《赠卫八处士》中写道：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”杜甫在贬官的路上，路过奉先偶遇少年时的知交，就一起叙旧并感慨世事无常。期间，孩子们张罗酒水，老友则冒着夜雨剪

来春韭，做菜款待杜甫，让他十分感激。杜甫被贬时还是冬天，走往华州的路上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，这里的春韭应该是头刀韭，所以被老友剪下款待贵客。不过，我更愿意是春天的夜雨萌发了杜甫朋友家的鲜嫩韭芽，就像二月的春风裁出了垂柳的细叶那样，才诗意满满。

头刀韭的吃法很多。比如韭菜炒鸡蛋、韭菜炒千张、韭菜煮河虾，可以下饭下酒；韭菜鸡蛋包饺子，可以让一家人围坐一桌，一起包一起吃，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；也可以做韭菜盒子，掺点粉丝蛋汁，炕得外焦里嫩，满屋的韭菜香气弥漫着，久久不散。我更爱吃母亲用头刀韭给我摊的煎饼。做法简单，把门前割来的韭菜洗净切碎，放进稀稀的面糊中，放点细盐拌匀，舀出一勺，淋在平底油锅里飞快地摊匀，两面翻着煎熟就好。刚出锅的煎饼又热又嫩，两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翠绿，散发春韭的阵阵清香，让我回味无穷。

头刀韭是乡下人家的口福，在城镇市场上是买不到的。市场上的韭菜，根粗叶肥，一看就是化肥催生的，闻不见一丝头刀韭的自然清香。除了年幼时吃过母亲栽培的头刀韭外，我竟没在宴席上吃过一次，也渐渐失去尝鲜的热情。那种舌尖上的韭香，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慢慢蜕变成一代人的生命沧桑。有时候时代的变迁，不仅表现在一些令人震撼的历史事件上，也体现在一个普通人的心境变化和一道家常菜的味觉更迭上，令人回味也让人唏嘘。

春韭年年香，试剪头刀韭。当村民吃过头刀韭，穿花衣的小燕子，也该飞回故乡的屋檐下了吧。

春日吟草三阙

■ 安徽合肥 张武扬

踏青游·毕业四十年寄友

树老茶新，一脉暮烟斜日。记约期，连宵倾膝。再登临，荡胸次，流年已卅。长风拂，云卷点呼归翮，霜染笑颜怀昔。

弹指花前，帐篷遍寻诗册。试说与，蹉跎游履。已春深，惟护守，初心犹碧。烟霞赤，有句无题濡笔，凭栏唱酬阡陌。

南歌子·湖畔忆旧

水阁开窗入，修书寄旧词。遣怀叠韵闻黄鹂，南北东西烟锁梦中归。

聚散惊流岁，游踪忆柳低。好风知意任签题，尽识纤纤春雨荐新枝。

采桑子·花展即兴

探花日暖催调律，莺啭枝繁。莫待春残，得句称工方正欢。

浮云随意挥霞影，扫黛诗漫。风韵轻弹，长吐轻烟第几阑。

春走防虎山

■ 安徽合肥 孙先文

紫蓬山风景区是大湖名城的“后花园”。“后花园”的“深闺”，有个地方叫防虎山。山脚下，沟渠溪畔，烟柳成阵；村头园林，桃李初绽；斑鸠活跃在田间和林地，“咕咕”地呼朋引伴；喜鹊在枝头忙忙碌碌，赶着筑垒新巢。天地之间蕴藏着一个冬季的激情与活力即将尽情释放。走在防虎山小镇的郊野，我沉浸在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优美的意境里。潜南干渠是防虎山区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，它西接淝河，穿越肥西的丘陵山岗，从防虎山麓蜿蜒东向，遍布恩泽，防虎山南面形成了膏腴之地。平展的农田里，青青的麦苗，翠绿的油菜，是这个季节最动人的色彩，它点亮了春寒料峭的山野，它澎湃了农人们播种希望的激情，也激活了一个城里人久违的诗情画意。

防虎山，是柿树岗乡的屋脊，它位于江淮分水岭的南部，地势北高南低，山上绿树森森。以“一山三水映柿树，圩堡莲湘语古今”美誉著称的“中国最美乡镇”柿树岗乡，“防虎山”和“潜南干渠”就是其中的“一山”和“一水”。防虎老街自南向北宛如一条斑斓的巨龙，横亘在防虎山头上。每逢农历双日，山南、铭传、花岗、聚星等十几个村村民前来赶集，集市贸易兴

隆，集市上有卖花卉的，有卖山珍类的，有卖农产品的，还有卖传统手工塘坊的……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南到北排满了老街两边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！

防虎山包括姑姑山、云洞山、马燕山等大小山头七八座，各个山头都附有美妙的传说。防虎山，据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花斑大老虎，它每天傍晚出来寻食伤人，过往的行人不知被伤了多少。后来，过往的行人到傍晚再也不敢过这个山口，防止被老虎伤害，所以这个山口就起名为防虎山。后来，有勇敢的猎户兄妹俩决心为民除害，联手消灭了这只凶恶的大虫，老虎死去的地方就是有名的“落虎岩”。如今，落虎岩和它对面的老虎洞尚存。防虎山、眼睛塘、红沙滩、落虎岩、老虎洞，都记载着人虎搏斗的历史。

如今，来到防虎山，登上岁月的台阶，感受远离纷繁尘嚣的静谧，倾听雨落沃野的心音。这里，是心灵皈依的家园；这里，是人生旅途的驿站。费孝通先生曾经有言，泥土是乡人的生命。这个泥土就是承载着乡音、乡土、乡情和传统价值观的乡村文化。农村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，乡村文化的根不能断。根断了，我们就找不到“三农”的魂魄了。

物候和烟火气

■ 安徽广德 严雪



氤氲的水汽覆在布满稻茬的荒田上，茫茫的如烟似雾，这是一个隆冬时节的构图。而在城市里，这样的时令景象鲜有，局促的空间和密稠的人流限制了人们的想象，倒是人工栽植的行道树提醒了久在城市的人们叶长叶落的季候轮转。祖先创造二十四节气，不是在屋檐下的掐指一算，而是大地上的游走。《我们的二十四节气》的读者一般是孩童，天真的时候，未知的世界，吸引着烂漫的孩子。老祖宗的四季智慧，以图片的形式在告诉幼时的我们此刻自然在渲染的万物。我想到自己教孩子们读《数九歌》，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……”我告诉他们小时候我真的在有冰的河面上走过，他们感觉很神奇，因为许多年以后的孩子们是几乎没有看过结冰的河，甚至连期盼的雪点儿也得靠自然的施舍了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书让孩子们从感官上首先接受了这样的天地人和的美妙！

而我们之于孩子，对物候时移又有多少先知先觉呢？反观自己总是翻看手机日历才惊觉原来“某某节气”已过，或者骑着车从乡野路过，一层白霜裹着路上的叶子，雾气迷蒙，才知“白露已

至”。所以久居城市的人，大多是后知后觉者，怕是只有农人还会深记节气，知时候，应农事。农人的节气是带着烟火气的，而历来文人雅客“阳春白雪”的诗文里也多有“下里巴人”的事。

辛弃疾的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不正是这种感觉吗？桃李肃杀，而明媚的春光在溪头绿意滋生的荠菜上。说起荠菜，逢到早春二月，田地里锯齿状的细叶围簇在一起，从地里聚藏了“经冬复历春”的自然之味。妈妈最爱在这个时候从地里挑了荠菜，剁碎了掺在饺子馅儿里，这是自小到大的味道。江南的野菜仿佛是被雨水腌渍过的，嫩绿得掐出水来，而江南的人也是自古就知晓它的春味，连苏东坡都说它“虽不甘于五味，而有味外之美”。果真，还是东坡先生言简意赅。

大寒过后，盼立春，春又是万物的开始，人们在冬的末尾的狂欢到了初春也要化于平和。年年复始的二十四节气串联着人与天与地的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也许，我们不如古人那样把二十四节气奉为圭臬，但在漫长的华夏文明中，我们已经习惯了二十四节气的存在，那些流传下来的传统风俗不就是历史的纽带吗？

农人的春夏秋冬是二十四节气的春夏秋冬，也是祖先游走大地感受到的春夏秋冬，这一纽带还未断绝，还在延续，因为有心的人还秉承着对于传统的仰望，所以它一直都在。（本文由广德市图书馆推荐）